

爷叔们

春夜船

路明

意外被少年们的快乐打动。……他们换了四回手，渐渐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

一座大庙。黑暗中，只看见飞檐斗拱的轮廓，但分明是庙。船老大说，这是妈祖祠，一点红光，是殿前的长明灯。东南沿海的船民，大致信仰两类水神体系，一是妈祖，一是龙王。在我的家乡小镇——吴淞江的另一头——有过一座龙王庙。龙王呼风唤雨，是个狠角色，令人望而生畏。妈祖慈悲，龙王威猛，是一体两面，这座龙王庙却与众不同。传说此处祭拜汾河龙王七太子，因大旱之年私自降雨，触犯天条，被斩为七段。小镇的舞龙便由七截龙身组成，纪念那位倒霉善良的小神仙。

过了大庙，船拐入一段更狭窄的水道。天地间光都熄灭，眼前只剩下浓浓的黑暗。此时行船，全凭经验辨识航道。船老大说，你去后舱睡吧，明天一早到芦墟，我叫你。

我困得不行，刚打算离开驾驶室，马达骤停，船老大脸色一变。他打开探照灯，前方航道中央，横着一条船。

坏了，船老大咕嘟，八成是搁浅了。靠近一看，是一艘货轮，河水漫过两侧船舷，几乎是潜水艇。这一路怎么过来的，曹冲和阿基米德都没办法解释。船老大估计，至少超载百分之十五。驾船的是一对河南父子，快急哭了，说头一回走这航线，本想抄个近道，省点油钱。哪知黑灯瞎火，船底陷进河床，动弹不得。

船老大说，这种严重超载的船，大多背着贷款。如今运价低廉，运力过剩，要是码头没点关系，装个货得等三四天。加上柴油涨价，不超载，还利息都吃力。白天不敢走，趁黑跑一趟，多赚点钱。这下好，罚款起板五千，外加扣驾驶证，亏惨了。

船老大也急。前船一搁浅，航道就堵死了，他一样走不了。一寸光阴换一寸金，在水上，这是老掉牙的真理。五百吨石子像一窝鳄鱼蛋，放久了会咬人。何况到水警查船员证，他一样要罚款。对面船抛来缆绳，船老大一边系，一边对我苦笑，像不像一根绳上的蚂蚱。

一夜兵荒马乱。柴油机贴着脑门响。两条船的男人扯着嗓子喊，时而鼓劲，时而骂娘。负重的骆驼，执意要将伙伴拖出流沙。一次次竭尽全力，然后崩溃，粗重地喘息。终于伏倒，终于认命。片刻后，一个男人站起来说，再来一回吧，兄弟。

清晨五点半，我坐在船头，看青灰色的天幕染上第一抹绯红。风吹动芦苇，岸边的苦楝树开满了花。男人各自瘫坐，张着嘴，像甲板上的鱼。我问船老大，接下来怎么办？怎么办，他摊手，等潮水来，或者，等水警来。我说，哪一个会先来？他说，谁知道呢，你问得太多了。

我们乡下人，不喜欢欠银行钞票的，他大声讲。儿子不会开船，“不舍得让他学这个”，毕业后在泰州一家工厂当会计，人本分，“也不赌博”，他对此很满意。儿媳是中学老师。家里有三套房，最新一套是学区房。不用讲，大头是老爹一趟趟船跑出来的。

他问我，怎么想到来坐船？那天在浏河港，我叫住了他。我喊，师傅，可不可以搭你的船？作势要摸出香烟。他抬起头，看我像看白痴，我这个是货船，货船有什么好坐的？

现在可以讲了。小的时候，我在吴淞江边长大，看惯了船来船去。那些手摇木船、水泥船、铁皮船、长龙一样的拖船……仿佛游牧部落，满足一个孩子对自由的全部想象。我站在地理老师办公室，长久盯着墙上的地图，寻找河流的终点和起点。那些散落的小镇，南浔、震泽、梅堰、芦墟、锦溪、王江泾、油车港……水草丰茂，字里行间的江南。如今，这片流域几乎找不到营业性客轮，唯一能搭乘的，便是这些货船。

算我运气好，撞上这位独行客（按条例，货船不准拉人）。他上下打量我，确实不大像逃犯。铺位空着也是空着，有人陪他聊天解闷，且承诺买香烟啤酒，不算太坏。

天色暗了。船头推开波浪，柴油机嘶吼。我站在船舷，抬头看这座城市，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有人在河边慢跑。垂钓者一动不动。远处，车灯闪烁，左右游走。跟车相比，船真的是太慢了。

这是一座新兴的城市。然而河道是古老的，风也是。晚风从很远的地方吹来，带着旧江南潮湿的气息。河水绕过城市边缘，向南流去。岸边是粮库、废弃的化肥厂、工地、灯火通明的楼盘。一条大鱼跃出水面，像黑色的礼花，倏忽不见。

船老大说，夜里常有大鱼跳上甲板，大约被马达惊扰到。十几斤的草鱼、花鲢，如梦方醒，垂死挣扎。他老伴会收拾鱼，一棍子打晕，刮鳞去内脏，剁成大块，红烧或者黄焖，后舱有煤气炉。春天的鱼肥美，就是有一股子难以除净的泥土气。那是在数年前。后来他一个人开船，半步不能离开驾驶室，饼干加方便面，饥一顿饱一顿。要等船入港，也许发现甲板鱼体横陈，早没了气息。可惜啊，他叹息，这么好的鱼，吃不了，也不好扔回河里。最后只能埋了。等到来年，鱼就变成了米。

船驶向田野。城市沉入身后的地平线，像一场铺张的日落。夜色压下来。岸边种了小麦和蚕豆，农舍低矮，似蹲伏的钓鱼人。灯火愈加稀疏，这个时间，乡下人应该睡了吧。远远望见一座石桥，我想起鲁迅的夜航船来。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散发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的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

迅哥坐的是手摇木船。江南春夜里，一群少年，嘻嘻哈哈赶一场社戏。而我在相似的年纪，课本上遭遇这篇文章，大概还要求背诵，自然是厌恶的。多年后重读，

著名英国文学研究专家、南京大学已故教授范存忠先生的《英国文学论集》里收有“鲍士韦尔的《约翰生传》”一文，文章于鲍士韦尔（今译鲍斯威尔）之为人、才华及与传主约翰生（今译约翰逊）之间的关系所述极详；对《约翰生传》这部“近代的”传记之显著特点及重要意义作了说明。文章最后说到约翰逊和鲍斯威尔与中国的关系。近读上海译文出版社新出的《约翰生传》（萧逢译），发现除了范先生文中提及的约翰逊和鲍斯威尔关于中国长城的一番议论外，尚有另外多处涉及中国、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讨论，颇值得注意，也颇值得引述。

范先生文中提及的约翰逊和鲍斯威尔关于中国长城的一段议论，时间是在1778年4月10日，这天鲍斯威尔和约翰逊谈到去遥远的国度旅游，两人谈兴甚浓，约翰逊尤其显得兴高采烈：

他眉飞色舞，热情洋溢地谈到去遥远的国度旅行；这样可以开拓思想，还可以从中获得人格的尊严。关于参观中国长城他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热情。一时间我也受感染，说我真的相信我应当去看中国的长城，如果我没有孩子的拖累的话，因为照顾孩子是我的职责。“先生，（他说）这么做了，你就在培养子女出人头地方面做了一件大事。他们会沾你那种精神和好奇的光。他们就会永远被看作一个参观过中国长城的人的子女。我是认真的，先生。”（《约翰生传》，第1026页）

范先生认为：这次谈话，一半真，一半假，充分流露约翰逊的幽默感。诚然，不过我觉得，除了约翰逊的幽默，更多流露出的是他们两位对于中国长城的敬仰之情：到过中国长城是件永远值得骄傲的事情，值得向子孙后代炫耀。

《约翰生传》中最早提到中国人是在1734年11月25日，这时鲍斯威尔还不认识约翰逊。鲍斯威尔正式认识约翰逊是在1763年5月16日，他们的认识过程颇具戏剧性，记述的文字也甚为精彩。当时约翰逊已经54岁，而鲍斯威尔只有22岁，在此之前鲍斯威尔已经对约翰逊的大名早有耳闻，也读过他

的作品，已不胜“高山仰止”之情（详情可看《约翰生传》，第321至322页）。从彼此认识之日起，两人的交情一天深似一天，见面时无所不谈，不在一起时互通信件。鲍斯威尔与约翰逊认识21年（约翰逊活了75岁），在一起的时间只有276天，但他们相处融洽，成为莫逆之交，用约翰逊自己的话来说，他一旦失去了鲍斯威尔就如同失去了一只手、一条腿。《约翰生传》中1734年关于中国的记载不是鲍斯威尔直接听约翰逊说的，而是他引述约翰逊为游记作家洛博所作《阿比西尼亚游记》英译本（原为法文）“前言”中的文字：

读者在这里不会发现不可改造的不毛之地，也找不到得天独厚的膏腴之国；没有永久的阴霾，也没有不断的阳光；这里的民众没有被描绘成毫无人性可言，也没有被说成全都是个人或社会美德的典范。这里既没有无宗教体制又无清晰语言的霍屯督人；也没有礼教完善、百科皆通的中国人；……（《约翰生传》第55页）

这里约翰逊说中国人“礼教完善、百科皆通”，其评价是正面的。有意思的是，据《约翰生传》记载，《阿比西尼亚游记》一书的英译是约翰逊躺在床上口授完成的，他连校样都懒得看一遍就送去排印了，书出版后他从出版商那里拿到了5几尼的稿酬。

1768年春天的某一天，鲍斯威尔去拜访约翰逊，两人谈到俄国人和中国，约翰逊劝鲍斯威尔读读约翰·贝尔写的《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游记》一书。鲍斯威尔进一步问他是否还应该读迪阿尔德（Du Halde，又译杜赫德）关于中国的描写和纪事。约翰逊的回答是迪阿尔德的这本书可以参考参考（《约翰生传》，第450页）。其实早在1738年9月，约翰逊在写给朋友爱德华·凯夫的信中就提到了迪阿尔德的《中国写照》（Description of China，又译《中国通志》）一书，当时正由《绅士杂志》（The Gentleman's Magazine）出版者凯夫先生每周分期连载，约翰逊从中选了一些篇章经他润色后供《绅士杂志》刊用（《约翰生传》，第99页）。说明

约翰逊通过《中国写照》一书已经对中国有了深刻的了解，所以会建议鲍斯威尔去读这本书。《绅士杂志》连载《中国写照》的内容，都是对中国的宣传，说中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国：物产丰富、城市繁荣、人民勤劳、工艺精湛等。同时也是为《中国写照》一书做广告。约翰逊生人也在《绅士杂志》上发表关于中国的文章，据学者考证至少有两篇。第一篇是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刊登在杂志上的，主要是称赞中国人民，说“他们的古代文物、他们的宏伟、权威、及其特有的风俗习惯和美好的政治制度，都毫无疑问地值得大家注意”。第二篇文章没有署名，但据鲍斯威尔判定出自约翰逊之手，这篇文章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介绍了中国的年历，第二部分是关于孔子的小传，第三部分是《中国写照》的篇目介绍。最有趣的是第二部分，叙述孔子的生平和所处的时代，介绍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最后说了他的著述。

约翰逊对中国的园林艺术也极为欣赏，1781年在谈到《诗人传》（约翰逊晚年巨著）中对爱德华·扬（Edward Young）《夜思》一诗的评价时说：

具体的诗句就不必一一关注了，力量就在整体当中；整体中有一种宏伟壮丽，就像据说中国田园具有的那种无边无际，千变万化的宏伟壮丽。（《约翰生传》，第1225页）

鲍斯威尔很认同约翰逊对《夜思》一诗的评价，但他没有对中国园林艺术表明过态度。据范存忠先生文中所说，鲍斯威尔虽然读过关于中国的书籍，也曾向约翰逊请教过有关东方的风物，但他对中国的东西所知不多，仅仅对中国的锣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他曾经在庭院中敲响了一面不知从哪儿弄到的锣，其响声惊得满座肃然。约翰逊对中国园林的兴趣可能是受了威廉·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关于园林》一文的影响，范存忠先生在《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一书中指出：坦普尔这篇文章的最后几段谈到了中国园林，这几段文字后来被十八世纪作家一再引用，并对当时的艺术风尚发生了影响。

《约翰生传》中关于中国的几条记载

吴其尧

约翰逊还曾经给英国建筑师威廉·钱伯斯爵士审阅过《中国建筑》一书的手稿，约翰逊为此感到十分高兴，说道：“它（指《中国建筑》）需要的不是增补，不是更正，而是几行引言。”约翰逊写好了“引言”，钱伯斯爵士原封不动地采用了。这段“引言”很重要，可以看作是约翰逊对中国及中国艺术和文化的总体态度，不妨引述如下：

对中国学术、政策、艺术滋发的漫无边际的颂扬显示，新奇以多大的威力吸引人们关注，尊重又怎样自然而然地膨胀为赞叹。我决不希望被列入中国优秀品质的夸大吹捧者之列。我认为中国人伟大或聪明只是与周围的国家相比而言，无意把他们置于与世界这一地区的古人或现代人相抗衡的地位上，然而必须承认，他们有权引起我们注意，把他们看作一个另类而且非常奇特的人种；看作一个被地理位置与所有文明国家隔开的地区的居民，没有榜样的帮助形成了自己的风俗，发明了自己的艺术。（第1329页）

这位大建筑师钱伯斯年轻时到过中国，他当时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船舶货物管理员，除了广州，可能还到过中国其他地方。在中国期间，他对中国建筑做了大量的描写。

当然，跟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中叶的大多数欧洲人一样，约翰逊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评价也不总是肯定的，诚如范存忠先生所说：“他们中许多人热情地赞扬中国和中国的人，同时还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意见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的人摆事实、讲道理，现在看来仍有激发思考的作用，但是也有人破口谩骂，或弄虚作假，企图蒙蔽读者，流于嘲骂或诽谤。”（《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42页）

在《约翰生传》中记录了一段约翰逊和鲍斯威尔之间的谈话，时间是在1778年5月8日。他们谈到了东印度人，约翰逊称东印度人为野蛮人。一般而言，当时的欧洲人称东印度人主要是指印度及其周边国家的人。当鲍斯威尔说“您该把中国人除外吧？”时，约翰逊的回答却是“不，先生”。虽然约翰逊认为中国人也是野蛮人，这就是范先生所说的“嘲骂或诽谤”了。鲍斯威尔接着问：“他们没有艺术吗？”约翰逊回答说：“他们有陶瓷制造术。”鲍斯威尔进一步追问：“您怎么看他们的字呢？”约翰逊的回答是：“先生，他们没有一个字表。他们没法构成其他所有国家已经构成的词。”而当鲍斯威尔极力肯定汉字数量之多、汉语比其他任何语言更有学问时，约翰逊的回答却是“这种语言粗，所以是更难而已；就像用一块石头砍树比用一把斧头花的力气更多。”（第1085页）这就十足显示了约翰逊对汉字和汉语的无知了。

约翰逊还曾经给英国建筑师威廉·钱伯斯爵士审阅过《中国建筑》一书的手稿，约翰逊为此感到十分高兴，说道：“它（指《中国建筑》）需要的不是增补，不是更正，而是几行引言。”约翰逊写好了“引言”，钱伯斯爵士原封不动地采用了。这段“引言”很重要，可以看作是约翰逊对中国及中国艺术和文化的总体态度，不妨引述如下：

对中国学术、政策、艺术滋发的漫无边际的颂扬显示，新奇以多大的威力吸引人们关注，尊重又怎样自然而然地膨胀为赞叹。我决不希望被列入中国优秀品质的夸大吹捧者之列。我认为中国人伟大或聪明只是与周围的国家相比而言，无意把他们置于与世界这一地区的古人或现代人相抗衡的地位上，然而必须承认，他们有权引起我们注意，把他们看作一个另类而且非常奇特的人种；看作一个被地理位置与所有文明国家隔开的地区的居民，没有榜样的帮助形成了自己的风俗，发明了自己的艺术。（第1329页）

这位大建筑师钱伯斯年轻时到过中国，他当时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船舶货物管理员，除了广州，可能还到过中国其他地方。在中国期间，他对中国建筑做了大量的描写。

当然，跟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中叶的大多数欧洲人一样，约翰逊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评价也不总是肯定的，诚如范存忠先生所说：“他们中许多人热情地赞扬中国和中国的人，同时还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意见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的人摆事实、讲道理，现在看来仍有激发思考的作用，但是也有人破口谩骂，或弄虚作假，企图蒙蔽读者，流于嘲骂或诽谤。”（《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42页）

在《约翰生传》中记录了一段约翰逊和鲍斯威尔之间的谈话，时间是在1778年5月8日。他们谈到了东印度人，约翰逊称东印度人为野蛮人。一般而言，当时的欧洲人称东印度人主要是指印度及其周边国家的人。当鲍斯威尔说“您该把中国人除外吧？”时，约翰逊的回答却是“不，先生”。虽然约翰逊认为中国人也是野蛮人，这就是范先生所说的“嘲骂或诽谤”了。鲍斯威尔接着问：“他们没有艺术吗？”约翰逊回答说：“他们有陶瓷制造术。”鲍斯威尔进一步追问：“您怎么看他们的字呢？”约翰逊的回答是：“先生，他们没有一个字表。他们没法构成其他所有国家已经构成的词。”而当鲍斯威尔极力肯定汉字数量之多、汉语比其他任何语言更有学问时，约翰逊的回答却是“这种语言粗，所以是更难而已；就像用一块石头砍树比用一把斧头花的力气更多。”（第1085页）这就十足显示了约翰逊对汉字和汉语的无知了。

约翰逊还曾经给英国建筑师威廉·钱伯斯爵士审阅过《中国建筑》一书的手稿，约翰逊为此感到十分高兴，说道：“它（指《中国建筑》）需要的不是增补，不是更正，而是几行引言。”约翰逊写好了“引言”，钱伯斯爵士原封不动地采用了。这段“引言”很重要，可以看作是约翰逊对中国及中国艺术和文化的总体态度，不妨引述如下：

对中国学术、政策、艺术滋发的漫无边际的颂扬显示，新奇以多大的威力吸引人们关注，尊重又怎样自然而然地膨胀为赞叹。我决不希望被列入中国优秀品质的夸大吹捧者之列。我认为中国人伟大或聪明只是与周围的国家相比而言，无意把他们置于与世界这一地区的古人或现代人相抗衡的地位上，然而必须承认，他们有权引起我们注意，把他们看作一个另类而且非常奇特的人种；看作一个被地理位置与所有文明国家隔开的地区的居民，没有榜样的帮助形成了自己的风俗，发明了自己的艺术。（第1329页）

这位大建筑师钱伯斯年轻时到过中国，他当时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船舶货物管理员，除了广州，可能还到过中国其他地方。在中国期间，他对中国建筑做了大量的描写。

当然，跟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中叶的大多数欧洲人一样，约翰逊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评价也不总是肯定的，诚如范存忠先生所说：“他们中许多人热情地赞扬中国和中国的人，同时还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意见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的人摆事实、讲道理，现在看来仍有激发思考的作用，但是也有人破口谩骂，或弄虚作假，企图蒙蔽读者，流于嘲骂或诽谤。”（《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42页）

在《约翰生传》中记录了一段约翰逊和鲍斯威尔之间的谈话，时间是在1778年5月8日。他们谈到了东印度人，约翰逊称东印度人为野蛮人。一般而言，当时的欧洲人称东印度人主要是指印度及其周边国家的人。当鲍斯威尔说“您该把中国人除外吧？”时，约翰逊的回答却是“不，先生”。虽然约翰逊认为中国人也是野蛮人，这就是范先生所说的“嘲骂或诽谤”了。鲍斯威尔接着问：“他们没有艺术吗？”约翰逊回答说：“他们有陶瓷制造术。”鲍斯威尔进一步追问：“您怎么看他们的字呢？”约翰逊的回答是：“先生，他们没有一个字表。他们没法构成其他所有国家已经构成的词。”而当鲍斯威尔极力肯定汉字数量之多、汉语比其他任何语言更有学问时，约翰逊的回答却是“这种语言粗，所以是更难而已；就像用一块石头砍树比用一把斧头花的力气更多。”（第1085页）这就十足显示了约翰逊对汉字和汉语的无知了。

约翰逊还曾经给英国建筑师威廉·钱伯斯爵士审阅过《中国建筑》一书的手稿，约翰逊为此感到十分高兴，说道：“它（指《中国建筑》）需要的不是增补，不是更正，而是几行引言。”约翰逊写好了“引言”，钱伯斯爵士原封不动地采用了。这段“引言”很重要，可以看作是约翰逊对中国及中国艺术和文化的总体态度，不妨引述如下：

对中国学术、政策、艺术滋发的漫无边际的颂扬显示，新奇以多大的威力吸引人们关注，尊重又怎样自然而然地膨胀为赞叹。我决不希望被列入中国优秀品质的夸大吹捧者之列。我认为中国人伟大或聪明只是与周围的国家相比而言，无意把他们置于与世界这一地区的古人或现代人相抗衡的地位上，然而必须承认，他们有权引起我们注意，把他们看作一个另类而且非常奇特的人种；看作一个被地理位置与所有文明国家隔开的地区的居民，没有榜样的帮助形成了自己的风俗，发明了自己的艺术。（第1329页）

这位大建筑师钱伯斯年轻时到过中国，他当时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船舶货物管理员，除了广州，可能还到过中国其他地方。在中国期间，他对中国建筑做了大量的描写。

当然，跟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中叶的大多数欧洲人一样，约翰逊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评价也不总是肯定的，诚如范存忠先生所说：“他们中许多人热情地赞扬中国和中国的人，同时还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意见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的人摆事实、讲道理，现在看来仍有激发思考的作用，但是也有人破口谩骂，或弄虚作假，企图蒙蔽读者，流于嘲骂或诽谤。”（《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42页）

在《约翰生传》中记录了一段约翰逊和鲍斯威尔之间的谈话，时间是在1778年5月8日。他们谈到了东印度人，约翰逊称东印度人为野蛮人。一般而言，当时的欧洲人称东印度人主要是指印度及其周边国家的人。当鲍斯威尔说“您该把中国人除外吧？”时，约翰逊的回答却是“不，先生”。虽然约翰逊认为中国人也是野蛮人，这就是范先生所说的“嘲骂或诽谤”了。鲍斯威尔接着问：“他们没有艺术吗？”约翰逊回答说：“他们有陶瓷制造术。”鲍斯威尔进一步追问：“您怎么看他们的字呢？”约翰逊的回答是：“先生，他们没有一个字表。他们没法构成其他所有国家已经构成的词。”而当鲍斯威尔极力肯定汉字数量之多、汉语比其他任何语言更有学问时，约翰逊的回答却是“这种语言粗，所以是更难而已；就像用一块石头砍树比用一把斧头花的力气更多。”（第1085页）这就十足显示了约翰逊对汉字和汉语的无知了。

约翰逊还曾经给英国建筑师威廉·钱伯斯爵士审阅过《中国建筑》一书的手稿，约翰逊为此感到十分高兴，说道：“它（指《中国建筑》）需要的不是增补，不是更正，而是几行引言。”约翰逊写好了“引言”，钱伯斯爵士原封不动地采用了。这段“引言”很重要，可以看作是约翰逊对中国及中国艺术和文化的总体态度，不妨引述如下：

对中国学术、政策、艺术滋发的漫无边际的颂扬显示，新奇以多大的威力吸引人们关注，尊重又怎样自然而然地膨胀为赞叹。我决不希望被列入中国优秀品质的夸大吹捧者之列。我认为中国人伟大或聪明只是与周围的国家相比而言，无意把他们置于与世界这一地区的古人或现代人相抗衡的地位上，然而必须承认，他们有权引起我们注意，把他们看作一个另类而且非常奇特的人种；看作一个被地理位置与所有文明国家隔开的地区的居民，没有榜样的帮助形成了自己的风俗，发明了自己的艺术。（第1329页）

这位大建筑师钱伯斯年轻时到过中国，他当时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船舶货物管理员，除了广州，可能还到过中国其他地方。在中国期间，他对中国建筑做了大量的描写。

当然，跟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中叶的大多数欧洲人一样，约翰逊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评价也不总是肯定的，诚如范存忠先生所说：“他们中许多人热情地赞扬中国和中国的人，同时还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意见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的人摆事实、讲道理，现在看来仍有激发思考的作用，但是也有人破口谩骂，或弄虚作假，企图蒙蔽读者，流于嘲骂或诽谤。”（《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42页）

在《约翰生传》中记录了一段约翰逊和鲍斯威尔之间的谈话，时间是在1778年5月8日。他们谈到了东印度人，约翰逊称东印度人为野蛮人。一般而言，当时的欧洲人称东印度人主要是指印度及其周边国家的人。当鲍斯威尔说“您该把中国人除外吧？”时，约翰逊的回答却是“不，先生”。虽然约翰逊认为中国人也是野蛮人，这就是范先生所说的“嘲骂或诽谤”了。鲍斯威尔接着问：“他们没有艺术吗？”约翰逊回答说：“他们有陶瓷制造术。”鲍斯威尔进一步追问：“您怎么看他们的字呢？”约翰逊的回答是：“先生，他们没有一个字表。他们没法构成其他所有国家已经构成的词。”而当鲍斯威尔极力肯定汉字数量之多、汉语比其他任何语言更有学问时，约翰逊的回答却是“这种语言粗，所以是更难而已；就像用一块石头砍树比用一把斧头花的力气更多。”（第1085页）这就十足显示了约翰逊对汉字和汉语的无知了。

任溶溶书房

任荣炼

父亲的好朋友覃要是一翻译家，他有个纪念馆，叫“覃要书房”。我父亲也做翻译工作，还做儿童文学工作，如果有个“任溶溶书房”，会是什么样呢？我看了覃要书房的照片，有书桌和椅子、玻璃门的书柜，还有可以搁腿的沙发椅。我父亲也有大书桌、大书柜，他没有沙发椅，就放上他与书共眠的大铁床吧。

父亲的好朋友覃要是一翻译家，他有个纪念馆，叫“覃要书房”。我父亲也做翻译工作，还做儿童文学工作，如果有个“任溶溶书房”，会是什么样呢？我看了覃要书房的照片，有书桌和椅子、玻璃门的书柜，还有可以搁腿的沙发椅。我父亲也有大书桌、大书柜，他没有沙发椅，就放上他与书共眠的大铁床吧。

父亲的好朋友覃要是一翻译家，他有个纪念馆，叫“覃要书房”。我父亲也做翻译工作，还做儿童文学工作，如果有个“任溶溶书房”，会是什么样呢？我看了覃要书房的照片，有书桌和椅子、玻璃门的书柜，还有可以搁腿的沙发椅。我父亲也有大书桌、大书柜，他没有沙发椅，就放上他与书共眠的大铁床吧。

父亲的好朋友覃要是一翻译家，他有个纪念馆，叫“覃要书房”。我父亲也做翻译工作，还做儿童文学工作，如果有个“任溶溶书房”，会是什么样呢？我看了覃要书房的照片，有书桌和椅子、玻璃门的书柜，还有可以搁腿的沙发椅。我父亲也有大书桌、大书柜，他没有沙发椅，就放上他与书共眠的大铁床吧。

父亲的好朋友覃要是一翻译家，他有个纪念馆，叫“覃要书房”。我父亲也做翻译工作，还做儿童文学工作，如果有个“任溶溶书房”，会是什么样呢？我看了覃要书房的照片，有书桌和椅子、玻璃门的书柜，还有可以搁腿的沙发椅。我父亲也有大书桌、大书柜，他没有沙发椅，就放上他与书共眠的大铁床吧。

父亲的好朋友覃要是一翻译家，他有个纪念馆，叫“覃要书房”。我父亲也做翻译工作，还做儿童文学工作，如果有个“任溶溶书房”，会是什么样呢？我看了覃要书房的照片，有书桌和椅子、玻璃门的书柜，还有可以搁腿的沙发椅。我父亲也有大书桌、大书柜，他没有沙发椅，就放上他与书共眠的大铁床吧。

父亲的好朋友覃要是一翻译家，他有个纪念馆，叫“覃要书房”。我父亲也做翻译工作，还做儿童文学工作，如果有个“任溶溶书房”，会是什么样呢？我看了覃要书房的照片，有书桌和椅子、玻璃门的书柜，还有可以搁腿的沙发椅。我父亲也有大书桌、大书柜，他没有沙发椅，就放上他与书共眠的大铁床吧。

父亲的好朋友覃要是一翻译家，他有个纪念馆，叫“覃要书房”。我父亲也做翻译工作，还做儿童文学工作，如果有个“任溶溶书房”，会是什么样呢？我看了覃要书房的照片，有书桌和椅子、玻璃门的书柜，还有可以搁腿的沙发椅。我父亲也有大书桌、大书柜，他没有沙发椅，就放上他与书共眠的大铁床吧。

父亲的好朋友覃要是一翻译家，他有个纪念馆，叫“覃要书房”。我父亲也做翻译工作，还做儿童文学工作，如果有个“任溶溶书房”，会是什么样呢？我看了覃要书房的照片，有书桌和椅子、玻璃门的书柜，还有可以搁腿的沙发椅。我父亲也有大书桌、大书柜，他没有沙发椅，就放上他与书共眠的大铁床吧。

父亲的好朋友覃要是一翻译家，他有个纪念馆，叫“覃要书房”。我父亲也做翻译工作，还做儿童文学工作，如果有个“任溶溶书房”，会是什么样呢？我看了覃要书房的照片，有书桌和椅子、玻璃门的书柜，还有可以搁腿的沙发椅。我父亲也有大书桌、大书柜，他没有沙发椅，就放上他与书共眠的大铁床吧。

父亲的好朋友覃要是一翻译家，他有个纪念馆，叫“覃要书房”。我父亲也做翻译工作，还做儿童文学工作，如果有个“任溶溶书房”，会是什么样呢？我看了覃要书房的照片，有书桌和椅子、玻璃门的书柜，还有可以搁腿的沙发椅。我父亲也有大书桌、大书柜，他没有沙发椅，就放上他与书共眠的大铁床吧。

父亲的好朋友覃要是一翻译家，他有个纪念馆，叫“覃要书房”。我父亲也做翻译工作，还做儿童文学工作，如果有个“任溶溶书房”，会是什么样呢？我看了覃要书房的照片，有书桌和椅子、玻璃门的书柜，还有可以搁腿的沙发椅。我父亲也有大书桌、大书柜，他没有沙发椅，就放上他与书共眠的大铁床吧。

父亲的好朋友覃要是一翻译家，他有个纪念馆，叫“覃要书房”。我父亲也做翻译工作，还做儿童文学工作，如果有个“任溶溶书房”，会是什么样呢？我看了覃要书房的照片，有书桌和椅子、玻璃门的书柜，还有可以搁腿的沙发椅。我父亲也有大书桌、大书柜，他没有沙发椅，就放上他与书共眠的大铁床吧。

椅也处理掉了。书桌中间的抽屉我打开了，里面有日记等，还有几本不适合儿童读的书。

父亲的好朋友覃要是一翻译家，他有个纪念馆，叫“覃要书房”。我父亲也做翻译工作，还做儿童文学工作，如果有个“任溶溶书房”，会是什么样呢？我看了覃要书房的照片，有书桌和椅子、玻璃门的书柜，还有可以搁腿的沙发椅。我父亲也有大书桌、大书柜，他没有沙发椅，就放上他与书共眠的大铁床吧。

父亲的好朋友覃要是一翻译家，他有个纪念馆，叫“覃要书房”。我父亲也做翻译工作，还做儿童文学工作，如果有个“任溶溶书房”，会是什么样呢？我看了覃要书房的照片，有书桌和椅子、玻璃门的书柜，还有可以搁腿的沙发椅。我父亲也有大书桌、大书柜，他没有沙发椅，就放上他与书共眠的大铁床吧。

父亲的好朋友覃要是一翻译家，他有个纪念馆，叫“覃要书房”。我父亲也做翻译工作，还做儿童文学工作，如果有个“任溶溶书房”，会是什么样呢？我看了覃要书房的照片，有书桌和椅子、玻璃门的书柜，还有可以搁腿的沙发椅。我父亲也有大书桌、大书柜，他没有沙发椅，就放上他与书共眠的大铁床吧。

父亲的好朋友覃要是一翻译家，他有个纪念馆，叫“覃要书房”。我父亲也做翻译工作，还做儿童文学工作，如果有个“任溶溶书房”，会是什么样呢？我看了覃要书房的照片，有书桌和椅子、玻璃门的书柜，还有可以搁腿的沙发椅。我父亲也有大书桌、大书柜，他没有沙发椅，就放上他与书共眠的大铁床吧。

父亲的好朋友覃要是一翻译家，他有个纪念馆，叫“覃要书房”。我父亲也做翻译工作，还做儿童文学工作，如果有个“任溶溶书房”，会是什么样呢？我看了覃要书房的照片，有书桌和椅子、玻璃门的书柜，还有可以搁腿的沙发椅。我父亲也有大书桌、大书柜，他没有沙发椅，就放上他与书共眠的大铁床吧。

父亲的好朋友覃要是一翻译家，他有个纪念馆，叫“覃要书房”。我父亲也做翻译工作，还做儿童文学工作，如果有个“任溶溶书房”，会是什么样呢？我看了覃要书房的照片，有书桌和椅子、玻璃门的书柜，还有可以搁腿的沙发椅。我父亲也有大书桌、大书柜，他没有沙发椅，就放上他与书共眠的大铁床吧。

父亲的好朋友覃要是一翻译家，他有个纪念馆，叫“覃要书房”。我父亲也做翻译工作，还做儿童文学工作，如果有个“任溶溶书房”，会是什么样呢？我看了覃要书房的照片，有书桌和椅子、玻璃门的书柜，还有可以搁腿的沙发椅。我父亲也有大书桌、大书柜，他没有沙发椅，就放上他与书共眠的大铁床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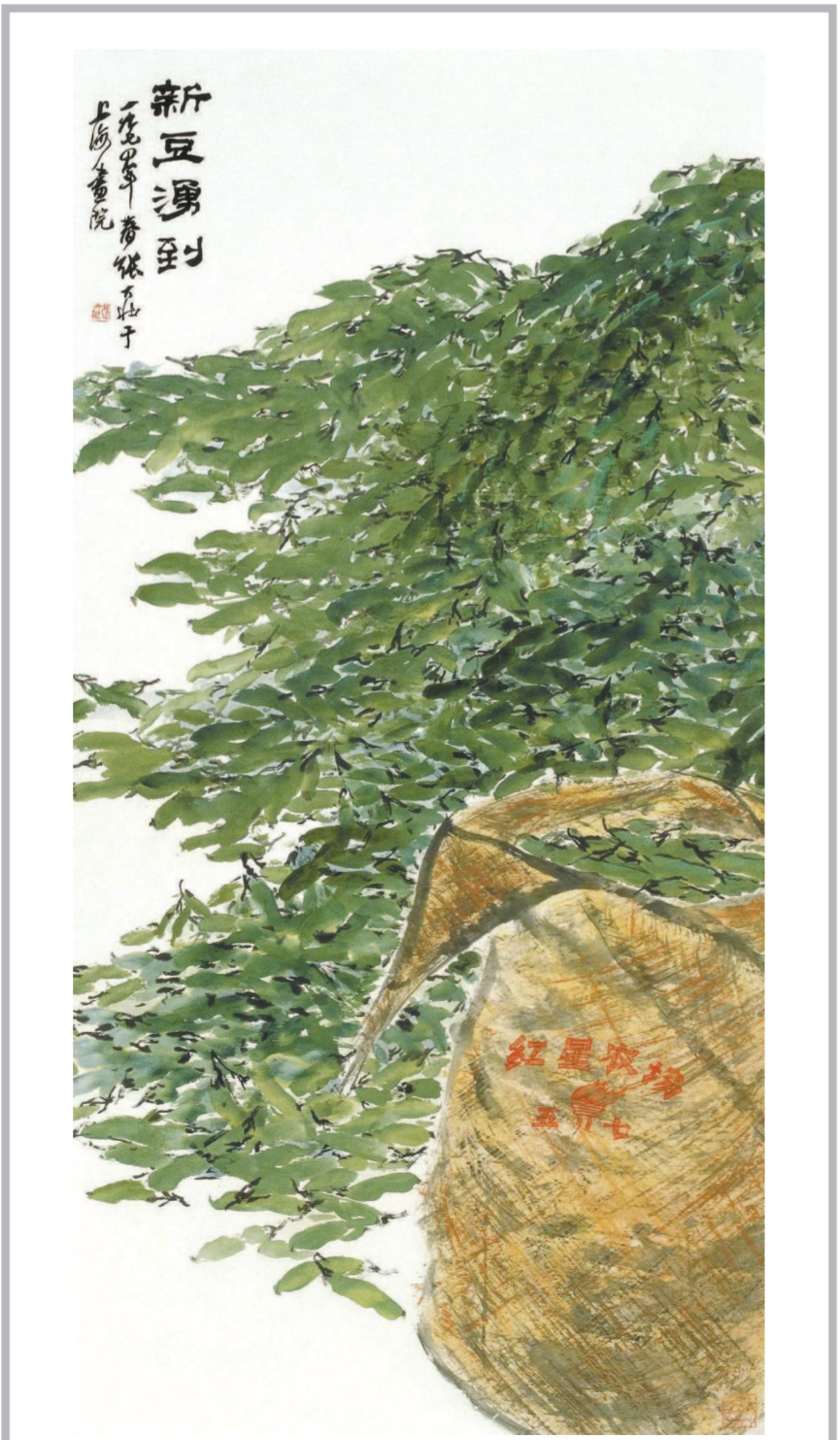
父亲的好朋友覃要是一翻译家，他有个纪念馆，叫“覃要书房”。我父亲也做翻译工作，还做儿童文学工作，如果有个“任溶溶书房”，会是什么样呢？我看了覃要书房的照片，有书桌和椅子、玻璃门的书柜，还有可以搁腿的沙发椅。我父亲也有大书桌、大书柜，他没有沙发椅，就放上他与书共眠的大铁床吧。

父亲的好朋友覃要是一翻译家，他有个纪念馆，叫“覃要书房”。我父亲也做翻译工作，还做儿童文学工作，如果有个“任溶溶书房”，会是什么样呢？我看了覃要书房的照片，有书桌和椅子、玻璃门的书柜，还有可以搁腿的沙发椅。我父亲也有大书桌、大书柜，他没有沙发椅，就放上他与书共眠的大铁床吧。

父亲的好朋友覃要是一翻译家，他有个纪念馆，叫“覃要书房”。我父亲也做翻译工作，还做儿童文学工作，如果有个“任溶溶书房”，会是什么样呢？我看了覃要书房的照片，有书桌和椅子、玻璃门的书柜，还有可以搁腿的沙发椅。我父亲也有大书桌、大书柜，他没有沙发椅，就放上他与书共眠的大铁床吧。

父亲的好朋友覃要是一翻译家，他有个纪念馆，叫“覃要书房”。我父亲也做翻译工作，还做儿童文学工作，如果有个“任溶溶书房”，会是什么样呢？我看了覃要书房的照片，有书桌和椅子、玻璃门的书柜，还有可以搁腿的沙发椅。我父亲也有大书桌、大书柜，他没有沙发椅，就放上他与书共眠的大铁床吧。

父亲的好朋友覃要是一翻译家，他有个纪念馆，叫“覃要书房”。我父亲也做翻译工作，还做儿童文学工作，如果有个“任溶溶书房”，会是什么样呢？我看了覃要书房的照片，有书桌和椅子、玻璃门的书柜，还有可以搁腿的沙发椅。我父亲也有大书桌、大书柜，他没有沙发椅，就放上他与书共眠的大铁床吧。



新豆涌到（国画）张大壮
选自上海中国画院“总知春烂漫”特展

笔会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